

卷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高拱

學士丘陳以勑

分校官修撰丘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王大郎方

圖點監生王馬家海

毛龜芝弟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八

十八陽

王

王韶

隋書列傳。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諱原州刺史父諱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

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夫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

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繢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伍百戶。

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諱

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繢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敵。達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

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後，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

擁帶及到金陵。詔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詔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吳越，安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詔曰：「自朕至此，公鬚髮漸白，無乃憂勤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詔辭謝曰：「臣比來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是未用心耳。詔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况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鑑裁所逮。始以今年六十有六，棄榆云曉。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達身累，恐以衰暮，虧朝納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曰：「諸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含我而死。」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禪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煥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余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

士隆率數十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借號甚
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王文同

隋書列傳文同。京兆頴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爲光祿少卿。以

忤旨出爲恒山郡公。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刻木爲大枷。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枷。令其人踣心於木枷上。繡四支於小枷。以棘歛其背。應時漬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慄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杖擊笞撻。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薙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十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吳善意馳驛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群人剖其棺。齧其肉而歎之。斯須咸盡。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文同等。連屬欽明。時無桀黠。未聞道德。實懷殘忍。賦入飢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

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守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

王辯

隋書列傳。辯字警畧。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草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

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舍奉御

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起。上召魏刀兒自號歷山羣衆十餘萬劫掠燕

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畧。辯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討賊何足。

夏。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渤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鋒。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之。及至。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畧。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

賊帥都孝德。孫宣祺。時李康賓。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往皆捷。深爲群賊所憚。及崔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

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曉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玄討揚。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單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輒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群盜。累功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危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史臣曰。楚漢未分。絳淮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舉附麟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葉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華之願。快平生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豐。王辯頑身執敵志。實勤王陳校縉。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蓋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王頌

隋書列傳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

太尉。頌少倜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元

帝爲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

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木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

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

縣公。歛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歎訝上爲之改容。及大

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顧

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

頌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頌曰。郎君來破陳。

國滅。其社稷讐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罪。請

發其丘墓。斂薪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頗陳謝。頌盡流血答之。曰。其爲

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

請其鑿鍤。一旦皆革。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

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縊。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

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

錄其戰功。特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待雪怨耻。本心

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第頤見文學傳。

王頤

隋書列傳。頤字景文。齊州刺史頤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

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頤所責怒。於是

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綏文。善談論。年二

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疑處。多頤所爲。而頤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

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

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頤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

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

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頤遂陰勸諒敗。頤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先。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

楊。素至嵩澤。將戰。頤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

敗。頤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先。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

楊。素。但坐言不先。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

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頭屍得之斬首枭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王世積

隋書列傳世積蘭熙新國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

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奕奕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遲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頲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頲深非其言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後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載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璋畧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侃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廉尋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頲齊昌太守黃正娘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

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蹤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基困窮。因徵幸上。父稱世積。嘗令道人稽其責。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王。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竟官拜孝

諧爲上大將軍。

貞觀元年傳

王樹

隋書劉方傳。王樹不知何許人。號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兵。總管尤兵江北。染陳數有戰功。爲陳人所憚。其從攻

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郡公。

王令言

隋書藝術傳王令言。隋之樂人也。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

子曲。今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雙雙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曉。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今言歟。教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

反。守問其故。令言曰。此曲音聲往而不返。言者君也。所以知之。卒被弑於江都。

王伽

隋書列傳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派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派人並伽鎖。

傳送伽行次榮陽。袁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役。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伽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

皆拜謝曰。必不敢違。於是悉脫其枷鎖。復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

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

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供入賜宴於

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

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達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

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民。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加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

令。政有能名。

王胄

隋書王胄傳。胄字承基。琅琊臨沂人也。祖彊。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

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

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

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胄和。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賓奧區。周營曲

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岱。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駕乃西驅。展

卒。

王睿

隋書王睿傳。睿字元春。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博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

官。

軒齊王軼。武道輝金吾。千門駐平車。四達儀車徒。是節春之暮。神年華實
數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渝。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醞。小人荷鎔鑄。何由
恭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
基。意審理新。惟庶自直。遇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
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
散大夫。胄性踈率不倫。自恃才太。鬱鬱於薄官。每負氣凌傲。忽略時人。為
諸葛頴所嫌。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虞綽與玄
數遊其第。及玄感賊。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
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王仁恭

隋書列傳。仁恭字元賓。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

父猛。郢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爲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疋。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罪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

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和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懼。遣舍人。諸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責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先尋而失厥屢。爲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官。鎮馬邑太守。其年始畢。河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其二特勒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十級。并斬二特勒。帝大悅。賜縑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餓。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卽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爲亂。每宣言。那

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開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奴衆。吏民頗怨之。其後仁恭正坐聽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振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百官。轉攻傍郡。董子趙子傳

王貞

隋書列傳貞。字孝逸。梁都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

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所好也。謝病于參陽寺。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白。未山藏美。

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釀。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顏脫。義感平原。孫

楚文詞來。遷東海。顧猶寡薄。有懷髦彦。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覩。良

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颸。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

適。前園後園。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烟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

碑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蒲屏。宣條

揚越。坐崇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摘詞。眷言高遜。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

託乘之應剝。置醴闕中。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

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光圓。橫邇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

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使輕舉。副此虛心。無
信投石之謾。空幕鑿坏之速。書不盡言。更懇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
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
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天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
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復聖。代相師祖。實逐時移。出門分路。變
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吉坐裡蛇珠。誰許獨爲舡角。孝迷生於戰
爭之季。喪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今。往屬休明。寸陰已晏。雖居可
封之屋。每懷貧賤之耻。邁鄒郢而失步。歸朱反覆心灰。遂
寒。豈謂橫議過賓。虛塵廢覽。枉高車以載轂。費明珠以彈雀。遂得乘糧三
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草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
皋。終朝擊缶。匪黃鐘之所諳。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
感。但以積年沈痼。遺亡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
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
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

足。未幾。以疾甚還里。終于家。

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

王世充

新唐書列傳世充字行滿祖西域胡號支顏耨侯徙新豐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爲庶妻顏耨子叔從之冒粲姓仕隋歷

讓汴二州長史。生世充。初聲譽卑微。志刻深阻。涉書傳。善兵法。通龜策。推步。以陰爲左。翊邊御虜。直長兵部員外郎。從楊素北伐。爲幽州長史。大業初。爲民部侍郎。善占對。習法政。舞文上下。人或辨駁。世充以口舌服人。雖其非。亦不能屈也。出爲江都贊。濟遠郡丞。煬帝數南幸。世充善伺帝顏色。問邑順旨。性機巧。飾臺沼。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帝愛昵之。拜江都太守。兼知官監事。世充觀隋政方亂。而江左淳樸易動。乃陰結豪傑。有警獄者。皆曉法貸減。以樹私恩。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江南應之。兵十餘萬。隋將吐萬、諸魚俱唯討之。不克。世充以偏將募江都萬人。頻擊破之。每捷必歸功於下。虜獲盡推與士卒。故人爭爲效。由是功最多。大業十年。齊賊孟讓。轉寇諸郡。至盱眙。世充拒之。保都梁山。列五壁不戰。羸兵以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及時百姓皆入保野。無所掠。讓衆懼。入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畧。裁留吳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寢。敵軍突襲。殺之。得金器。數十騎。首萬